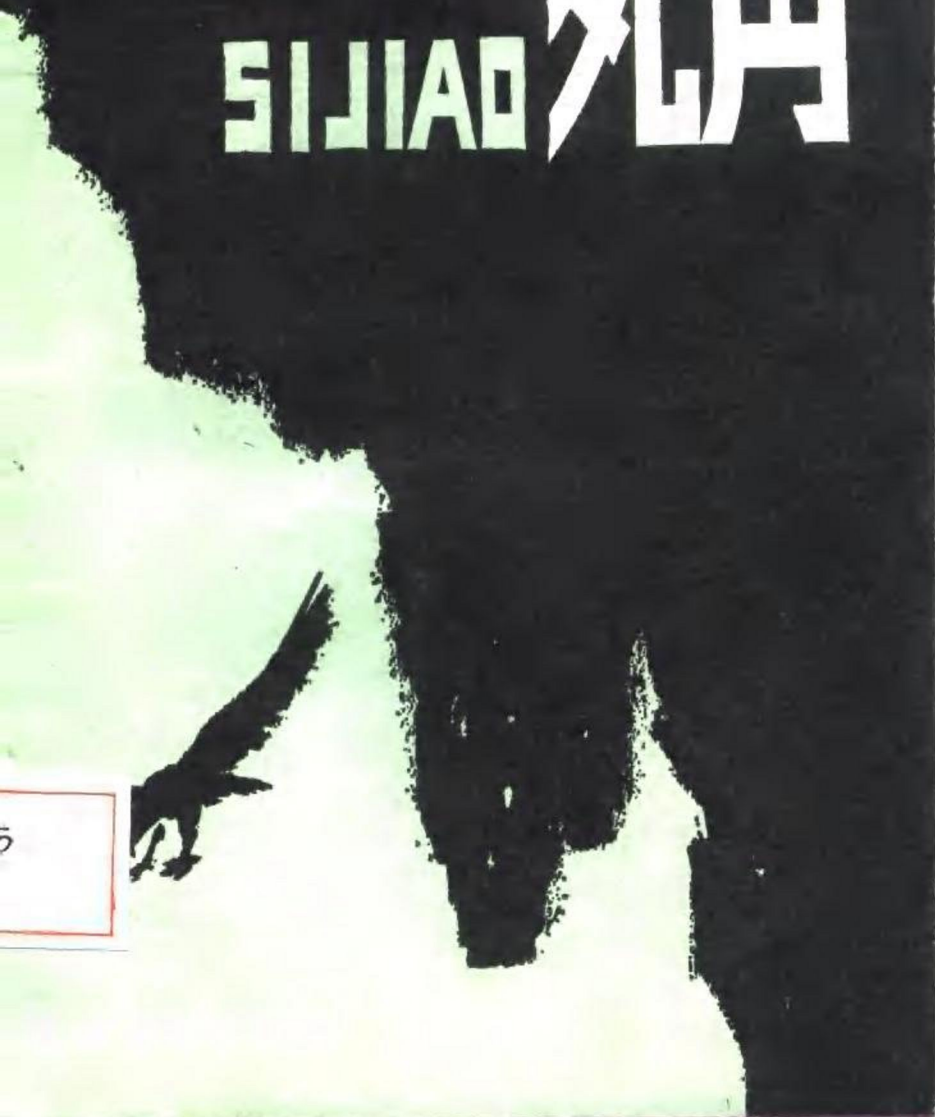


SIJIAD 死角



死 角

李德复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的是新中国刚刚诞生之后，我公安人员和贫苦山民们在深山密林中共同剿匪的故事。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活观音和恶霸九头鸟，网罗匪特，利用密林天险，暗设机关负隅顽抗，妄图改变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我公安处长周喜子率领工作队发动贫苦山民，及时地识破了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通过几个回合的生死搏斗，终于肃清了国民党匪特盘踞的黑暗死角。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曲折的情节，洗炼的手法，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山乡野景；述说了一连串催人泪下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死 角

李德复 著

责任编辑 杜霞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牛栏山 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1/32 7.5印张 167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0

书号：10267·57 定价：1.30元

目 录

第一章	未了情	1
第二章	活观音	17
第三章	红军菩萨	28
第四章	初访	40
第五章	血	53
第六章	蛇窟	66
第七章	“坚定性”	77
第八章	粮食问题	90
第九章	第二号“忠臣”	100
第十章	火烧起来了	112
第十一章	人生舞台	125
第十二章	觉悟	135
第十三章	枪声	143
第十四章	水紧鱼跳	150
第十五章	解冻	155
第十六章	第一幕结束	164
第十七章	幸福时刻	178
第十八章	等待下一个七月七	184
第十九章	险字“哲学”	188
第二十章	鬼魂	194

第二十一章	线断了	200
第二十二章	恶梦	205
第二十三章	圈里有圈	211
第二十四章	血染神鹰	218
第二十五章	空城计	223
第二十六章	尾声	231

第一章 未了情

秋末冬初，鄂西北莽莽苍苍的大山里，忽然来了一队人马，尽管他们步行了几天，但还看不出丝毫倦容。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没一个愁眉苦脸，没一个拖拖拉拉。他们边走边开玩笑，边走边拉歌子，一时哄笑声、歌唱声，把个幽深的山谷震得“轰轰”作响，真是快活得很咧！你听，又是谁在那里唱起来了：

“翻过那九十九道冲喂，
越过那九十九道河，
小妹我爬上那望夫坡喂，
我那红军亲哥哥……

亲哥哥出门整十年喂，
从早盼到日头落，
梦里见你几多回呀，
你为啥不进屋里坐……

是天底下恶霸没除尽？
还是山下的豺狼多？
我的红军哥哥喂，
你咋也该和我说一说……”

唱山歌的不是个细嫫子〔注一〕；而是个雄虎虎的男子汉。他憋着个小嗓子，唱着，笑着，好来劲哟！他叫周喜子，年龄三十好几，穿了套洗褪色的灰军装，戴了顶八角军帽，背了个方方正正的黄油布背包，右肩下还挎了把光溜的盒子枪，每走一步，枪把下的红须须就一晃一晃……。在他后面，是个满清秀的十八、九岁的嫫子，穿了套革大〔注二〕刚发下的新的粗布列宁装。那条她蓄了几年、又黑又长的大辫子已下决心剪掉了，两抹乌青的发丝在列宁帽下自然地飘着，把个蛋脸儿衬托得更加鲜艳。她叫梁爱霞，是个才出学校门的小知识分子。当革大校长在省里欢送她和同学们下乡搞土改，叫他们到革命实践中去获得真正的毕业文凭时，她对分配到哪儿倒没啥，却想跟个有经验的老同志在一起。对她来讲，下农村、搞土改，也是新娘子上轿，头一遭呵！现在，她已分配到这个鄂西北大山区的城市里，来到的第二天，又分到专员公署公安处长亲自掌握的重点工作组。按说，这不正合她的心思吗，谁知，她与处长一见面，就又觉得，这个南下的老干部也太没个领导“样子”。这倒不是说，处长一定要有个什么架势。她在革大学习的这几个月，看到校长、教务长、班主任……与过去国民党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就是不同，一个个朴朴素素，普普通通，但又挺严肃、挺有威信。可这个专署的公安首长，除了具有南下干部共同的朴素劲外，还有一种自然成习惯的“游击作风”。比如，他第一次召集他们小组开会，不是在会议室，而是随随便便在机关小院

〔注一〕“嫫”这个字许多字典没有，是鄂西北人创造的；那儿称姑娘为嫫子；即将出版的汉语大辞典收入了此字。

〔注二〕指解放初办的革命大学。

里找个角落。他往地下一蹲，也不管人家蹲着，站着，就匆匆从口袋摸出个卷乎乎的笔记本，一面翻一面说：“伙计们，来，咱们对下号。”接着，指着唯一的女同志：“你叫梁爱霞！”

“是。”小梁脸一红。

“哟哟！”处长开起玩笑来，“一看你这名字，就知道你父母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给你取个‘爱地’、‘爱水’、‘爱庄稼’？要‘爱天上的霞’……有意思，有意思。”

小梁的脸更红了。幸好，处长接着又点别人的名了。当问到小梁革大的同学李革时，他又眯起眼睛：“年轻人，你原来不叫李革吧？”

“我原叫李富贵，是到革大才改的。”

“哈哈，光‘革’名字的‘命’还不行噢！这回，咱们要革封建的命！”

就这么，他一面眨着笑咪咪的、极其活泼的眼睛，一面点着每个组员的名字，最后说：“我叫周喜子，以后在一块，就叫我老周。”

这时，他身边的小个子通讯员张小耀突然对着小梁的耳朵嘀咕了两句。小梁想笑又不敢笑，嘴巴紧紧地抿着。

周处长横了小耀一眼：“小鬼头，搞啥？你是说我叫‘周快活’吧，嗯？”

小耀忍不住地咯咯直笑。

周处长爱抚地摸了摸小耀的头，也笑着说：“你们想喊我‘周快活’也使得嘛。咱们搞工作，就是既要吃得苦，又要耐得劳，还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对不对？”

这次会，前后不到半小时，开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使小梁、李革这些新来的工作员，一下就和处长混熟了。再打交道，就丝毫不感拘束了。

没多久，周喜子在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这次会开得十分严肃，还让专门从事反特的第一科科长陈勇和几个老侦察员参加。会上，他告诉大家要去的点——黑髯寨钻天洞。那儿人称“小台湾”，不仅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不彻底，据省公安厅五处来电：一个最近被捕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交代，在反动派逃离大陆前，保密局曾派了位上校衔的行动组长，潜伏在这一带。最近，又准备派一个携带美式最新军用电台的报务员到这儿——搞上下联络。这位高级特务姓什么？新派的报务员是否已到？被捕的人不清楚。因此，地委决定，要他亲自带工作组到这块死角开刀：一来帮助钻天洞的农民进行土改，打翻身仗；二来侦察那个神秘的上校特务。最后周喜子打开地图，详细布置了下去需要注意的事项，又问大伙有没有意见，大伙说没有。他把屁股一拍，就宣布准备行装，明天一早出发。

现在，沿着这弯弯曲曲的山路，小梁一面跟周处长迈大步，一面听他憋着嗓门、悠悠忽忽地唱当地老苏区的民歌，想着近来与这位领导同志的接触，产生了一种又好奇又崇敬的心理。就在这时，周处长煞住了歌声，回头望了望，笑着说：“小梁，看你汗流油的，该让我支援一下了吧？”

“不不。”

“硬要挺到钻天洞？”

“嗯。”

“有这股劲，行哟！可总得实事求是，同志！”说着，一转身，把小梁背的背包强迫拉下，轻轻一甩，就搁到自己宽宽的肩膀上了。

姑娘差不多要哭了：“周处长，老周，这咋行？”

“咋不行？看看，又闹小知识分子的脾气了……”

翻过一个山坳，又涉过一道山溪，小梁不禁问道：“老周，听小耀说，你有一肚子故事、笑话。这会儿，能给咱们摆一个吧？”

走在顶前面的小耀立刻响应：“对，只要老周一讲，脚下就象踩着哪吒的风火轮，走得飞快！”

在后面的李革，还有从艺术学院来的副教授张文济也跟着要求：“我们就想听老周讲故事！”

随着处长来的本区公安特派员魏刚，炮筒嗓子也响了起来：“好，静静，静静，老周就开台了。”

老周也不推辞，一会儿给大家讲个抓敌特的故事，一会儿又讲个背叛徒的故事，一会儿还讲他的老上级三颗子弹打死五个日本鬼子，讲着讲着，小梁插了一句：“老周，处里好几个同志说，你年轻时就在这一带打白狗子，闹革命，对吧？”

“对呀，那时就跟你这么大。”

“说有一回，你负了伤，还一下撩倒两个敌人，后来，你在这的一个岩洞里藏着，你就讲一点你自己的事给我们听嘛。”

小梁不提倒罢，一提，这位刚才还满高兴的处长一下严肃起来，那张爱开玩笑、出口生花的薄嘴唇紧紧地抿住了，那双极其活泼的、能上下转圈的眼珠竟放出一道光来。十四年前的血和泪呵，一下涌到心上；十四年来一直牵挂的深情顿时奔泻出来。是的，谁都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刻在心窝上的严峻历史呵！

在那鲜血淋漓的残酷的斗争岁月里，周喜子刚十九岁，就在红军一个师部里当通讯员。有一次，师长派他给司令部送一份机密情报。在完成任务，带着司令部首长绝密的作战

命令往回走时，半路上，他遇到了本地土皇帝、国民党保安第三团团团长、绰号叫“九头鸟”手下的两个暗探。当时，他在明处，两个坏家伙在暗处。在穿过一个茂密的丛林时，暗探来了个突然袭击，朝他背后打了一梭子冷枪。随着枪响，他感到大腿猛一麻，就势朝茅草丛里一滚，再也不动。他想，自己遭伏击了，敌人在哪？有几个？还搞不清。现在，千万跑不得，只当被击中射死，先瞄瞄对方如何动作。那两个暗探也不是脓包，尽管看到周喜子倒下去，却不马上跑过来。他们判断，对方如果没死，一定要进行还击，或者挣扎着逃跑。那时，他们再收拾。可等了几分钟，周喜子卧倒的地方，草都不闪动；再等几分钟，还是如此。两个暗探又朝周喜子扑倒的地方打了两枪，才弓着腰慢慢走拢来。这时，周喜子早把随身带的快慢机顶上了膛，眯缝着眼，从草丛中看清了迎面来的坏蛋。离他只有三十米了，他不动；只有二十米了，他还不动。敌人大胆了，挺起了身子，抢着来搜他的腰包。就在只距离十来米的地方，他强忍着伤痛，“呼”地蹦起，“哒哒哒”一梭子，两个家伙顿时倒毙。周喜子又过去下了两个匪徒的枪，深深地吐了口气，便准备赶路。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的两处伤异常疼痛。血已浸透了两层布裤，他卧倒的草地，也染上一块块血渍，真是动一步，疼一步。可他知道，司令员的绝密作战命令必须送回师部，这是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事情！开始，他折断一根树枝，强撑着一步步地向前移。走到天黑，还不到三里路。他实在支持不住，摔倒在地，便靠两只手，一寸寸地爬！他的嘴唇咬出血了，他的手指抠出血了。到第二天早晨，他已经筋疲力竭，可是，离师部还远得很呵！他想，就这么牺牲在路上吗？不行，任务没完成，死了也有愧！人到关键时刻，精神力量是可以战

胜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的。周喜子就在这又饿又渴，一抬头就冒金花，一伸腿就痛入骨髓的情况下，继续爬着前进！能移一寸是一寸，能进一分是一分！他仿佛看到那个驻扎师部的旧祠堂了，看到那些熟悉的同志们的面孔了，看到师长亲切地向他伸出手来了……这样，他又爬了一天，硬爬了五里。最后，他从几次昏迷中醒来，意识到他如果不能把作战命令送回，也决不能让它落入敌手。于是，他伸手从公文包里取出命令，又从口袋里掏出火柴……他哆嗦着划了一根，熄了；又划一根，又熄了！在划第三根时，他一下晕过去了。

不知又过了多少时辰，他醒来了。他以为自己还躺在那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上。但再看看，不是的，这里是一个很深的岩洞，岩缝里插了一把松明子，照得岩屋亮堂堂。他自己，则躺在了一个有尺把厚的柔软的龙须草垫上。他摸摸受伤的腿，发觉血渍洗尽了，伤口上敷着粘乎乎的草药；他又仰起头，四处瞄瞄，发现靠他睡卧的南边，正劈劈叭叭地燃着松柴，火边烤着几个荞麦粑，粑粑飘出一股诱人的香味……最使周喜子感到惊异的，是这个临时架起的火灶旁，坐着个清秀的姑娘。她修长，健壮；圆脸，乌发；剑眉，秀眼；身穿一套山里人自纺自染的粗蓝布褂，足踏一双金黄色的龙须草多耳草鞋。这是谁呵？这是在哪儿哟？这是在做梦吗？但他定睛一看，上下左右，一切都是真实的。他警惕起来，他想到那张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作战命令……还好，他的快慢机和缴获的两支手枪就放在身旁的草垫上。陡然间，他“呼”地一下坐起，抓住手枪，对准这位不相识的姑娘，厉声喝道：“你是谁？”

姑娘先是一惊，但马上又高兴又激动地盯着他：“呵，同志

哥，你醒了！”说着，象没看到他的枪口，起身要过来。

周喜子把枪一抖：“不许动！”又问，“你把我的公文皮包放到哪里去了？”

“不就在你枕头上吗？”

周喜子一蹙：果然，那张命令正折得四四方方地放在上面哩。他一下放下心来，语气也温和了：“你到底是谁？怎么把我弄到这岩洞里来了？”

姑娘又是一阵激动：“你，昏了三天三夜了呵！咱就是要找你们哟！”

世界上就有这样好象偶然却又必然的巧遇。姑娘叫宋亮亮，她父亲叫宋石头，哥哥叫宋大爽，都是这鄂西大巴山脉最高峰黑髻寨钻天洞的贫苦农民。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的烈火，也燃烧到这古老的深山野林里。高高的钻天洞呵，人心一新，面貌一新，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农民协会。宋石头被农友们推选为农会主席，他儿子宋大爽被选为农会武装委员兼赤卫队队长。宋亮亮那时还小，只能参加村里的儿童团，站站岗，放放哨，查个行人，问个路条。那时辰，打土豪，分田地，日子多红火哟！可是没多久，左倾分子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一味推行左倾冒险路线，给整个革命事业蒙上了阴影，欢乐的钻天洞的天空也出现了乌云。到一九三五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色苏区被白狗子一块块蚕食着；钻天洞偷跑的大恶霸九头鸟带着保安第三团从县城杀了回来。在一次战斗中，宋大爽壮烈牺牲；躲进深山岩洞的宋石头，由于给红军传递情报，不幸被九头鸟的亲兵抓住。九头鸟立刻布置大堂，亲自审讯。

“嘿嘿，”这个土皇帝不知有多么得意，点着宋石头的鼻子，似笑非笑地，“你这个穷石头，穷土疙瘩，咋样？还

是落到老子手板心里了吧？告诉你，你今日得乖乖地把所有传递的情报内容供出来，把这次还没送出的情报交出来！”

宋石头冷冷地、蔑视地“哼”了一声，理都不理。

九头鸟绿森森的眼珠子一转，咬牙切齿地喊：“给我马上供出来，交出来！”

还是不理。

“给老子捆了！”

几个白狗子把宋石头绑到一个事先准备好的门板上。

“你到底供不供，交不交？”

“不供，不交！”

“好哇！”九头鸟一跳三尺，“你再说个不字，老子就给你肉身上安一颗二寸长的铁钉！”

“不！”

“咔！”一颗二寸钉钉入宋石头的手心。

“不！”

又一颗二寸钉钉入宋石头的另一只手心。

一连串不字，一连串铁钉……血，浸透了木板！汗，从九头鸟的额头上簌簌而下。红军的情报呵，红军的恩情呵，却深深地埋在宋石头的心里。

九头鸟眉头一皱，一条毒计又冒出来：“把他的孀子带来！”

十七岁的宋亮亮被押进了大堂。

九头鸟知道，亮亮生下才三个月，她母亲就因劳累过度死去。她完全是宋石头用一口口米汤喂大的。她把宋石头既当爹又当妈。她是爹的命，爹也是她的命。

九头鸟膘了姑娘一眼：“小孀子，这会要看你的了！你要是想救你爹，就赶紧把你爹藏情报的地点讲出来。”

亮亮望着满身鲜血的爹，望着那立在爹身边，左手拿钉右手拿锤的穷凶极恶的白狗子，她的心哟，“扑通扑通”地急剧跳起来，那情报不就是爹叫自己用油纸包着、藏在自家灶屋南角角上的墙缝里吗？爹不是说，这比自家性命还要紧吗？是砍脑壳也不能让敌人知道、一定要送给红军军队的吗？！

“亮丫头，”九头鸟阴森森地一笑，“想好了没有？是叫你爹生，还是叫你爹亡？说吧，你爹藏情报的地方在哪？”

“不知道。”

“在哪？”

“不知道。”

“好哇，你父女是一样的货！”九头鸟向旁边的狗腿子一挥手，“给农会主席加‘餐’，加两颗三寸钉！”

姑娘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但父亲的眼光是那么严厉，那么锐利，好象还在嘱咐：“亮亮，这情报比自家生命还要紧，天塌下来也不能交给敌人的呀！”

姑娘的眼泪变成了怒火。她抱着头，猛然向九头鸟撞去。这冷不防的一击，把九头鸟撞了个四脚朝天！两边的狗腿子赶紧把宋亮亮按住，九头鸟也狼狈地被人扶起。他一面抚着跌痛的腰，一面恶狠狠地哼道：“把她爹给我钉死！钉死！要这臭丫头睁着眼睛看！”

钉子钉在父亲的肉体上，痛在女儿的心坎上，一共钉了一百八十三颗铁钉呵！这残酷的肉刑，这可怕的精神折磨，始终没有逼出一个字，父亲在临终一刻亲切地望了女儿一眼。他放心了，这是她的女儿，这真是她的女儿！

钉死的父亲被抛到荒野喂狼，哭晕过去的女儿被扔到朱

漆门外让狗咬。是乡亲们悄悄把亮亮抬走，用热乎乎的姜汤灌醒；是乡亲们把烈士的遗体找回，埋在那高高的钻天峰上。仇恨满胸膛的亮亮要报仇，被蹂躏的乡亲们要报仇。十七岁的姑娘，睡着了都念叨红军：红军呀红军呀，你们在哪里？在哪里？她要把父亲情报送出去；她要求红军上钻天洞，把十恶不赦的九头鸟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一天，亮亮带着砍刀、冲担〔注三〕，盛凉水的瓦壶、荞麦粑，到二十里外的大青山砍花栎木柴，准备送到小镇上卖个好价钱。在幽森森的山路上，她发现了受了重伤昏迷不醒的红军通讯员周喜子。现在，周喜子醒来了，一面握着枪，一面听亮亮叙述自己一家悲惨的遭遇。他才晓得，就是面前这位姑娘，把他这百多斤的男子汉，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背进这十分隐蔽的岩洞里；就是这个姑娘，割来几大捆龙须草，给他铺了这张又软和又舒适的“金丝”床；就是这个姑娘，寻来止血活筋的野菊花，亲口嚼碎，细心地敷在他的伤口上；就是这个姑娘，又悄悄跑回家，拿来火柴、稻米，升起温暖的火，煮好香喷喷的米汤，让半昏迷的他，靠在她怀里，一汤匙一汤匙地喂，一声又一声地轻轻呼唤：“同志哥，你醒醒，醒醒……”

周喜子手上的枪放下来了，心中的疑惑自然消失了，姑娘不仅给他带来了生命，带来了火光，还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希望！同是天下受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霎那间，周喜子感到，他俩是载在一条船上的、有共同命运的同志；是走在一条路上的、心心相通的亲人！

此时，喜子想起了未完成的任务，马上把到师部的路线告

〔注三〕冲担，两头包着铁皮，很尖，专门挑捆柴的扁担。

诉亮亮，叫亮亮代替自己尽快地把上面的命令送去；而亮亮也问这个戴着五角红星军帽的亲人，她父亲经常送情报去的那个红军部队如今在哪里？她也要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任务。最后，他们商量决定：亮亮先去喜子的部队。临行前，亮亮重新给喜子敷了草药，又为喜子准备了几天干粮。她烧了一大罐开水，把瓦罐放到喜子顺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又上山摘来熟透的洋桃、野柿，堆在伤员的枕头边，让喜子吃个新鲜。她想得那么细，照顾得比亲妹妹对亲哥哥还要好。喜子呢，让亮亮带上手枪，叫她把自己用生命换来的作战命令藏好，并反复嘱咐：“在路上小心、小心呀，一定把命令送到，早一点赶回来……”亮亮前脚走，他跟着就思念：她现在走到哪了？在上豹子岩，还是下橡树坡？该不会遇到白狗子吧？师首长见了她，一定会夸奖她勇敢、机智，说不定以后就留她在师部卫生队当护士？那才好哟！以后就能经常与她见面、经常和她在一起了。

最心焦最磨人的等待终于过去了。到第三天早上，当山上的雾罩子正涌向密林中的岩洞时，亮亮回来了，还带来了师部的卫生员和两个抬担架的战士。周喜子的高兴劲是没法形容的，可亮亮秀长的眉毛却皱了起来。原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形势越来越不利。喜子所在的红军师，正奉令准备突围。亮亮原想引红军到钻天洞打九头鸟，现时是不可能了。

“那你到咱们部队当红军去！”喜子热呼呼地说。

“这，”亮亮说，“首长已答应了。”

“真带劲！”喜子就是这么想的呀！

“可咱牵挂那份情报。它还在我家灶屋藏着，要是九头鸟发现我跑了，那还不掀墙破瓦，地刨三尺，情报就不保险